

【台灣】

欧阳云飞 著

51

珍藏本

血劍屠龍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血 剑 屠 龙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会小红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-1998-027

血剑屠龙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3 字数:44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54-1/1·665 (上、下册)定价:32.80 元

第十四章 断魂桥上断魂人

钟雪娥好点子，适时丢下棺材盖，借力弹起，有惊无险。黑衣人与徐不凡称得上是盖世奇才，武林翘楚，很会利用过招时所产生的力道，使身子保持不坠，仍自缠斗不休。

只见血光一闪，徐不凡挑他蒙面黑巾，黑衣人仰身避过，飞起一腿，徐不凡停剑再进，黑衣人已先一步的游到左侧，一把抓住他的左肩。

徐不凡猛觉一阵急痛攻心，左铁臂内的尖刀闪电刺出，在黑衣人的右腿上划下一道血口，紧接着血剑回旋，疯狂斩下，黑衣人如不撒手，徐不凡的左臂固然必废无疑，黑衣人也会断掉一只手。

情势十分火急，谁也没有功夫多思量，全凭本能反应，黑衣人攻出一掌，撒手倒纵，徐不凡打出两支袖箭，也倒转回来，落在断桥上。

徐不凡的左肩多了五个血窟窿，最后又挨了一掌，胸中血气翻腾，急忙服下一粒灵丹，以资抑制。

黑衣人的伤情较轻，除右腰刀伤外，左大腿中了一箭，落

身断桥后，随即拔出，投入断魂河中。

喘了几口气，黑衣人目注蟠龙老松，扬声说道：

“无根和尚，听说你几百年前便已金盆洗手，封剑江湖，现在还算不算？”

无根和尚心平气和的道：

“除了火眼老道等少数几个老怪物外，老衲从来不向后世辈出手。”

“如此甚善，老夫今天要将徐不凡埋葬在断魂河？”

黑衣人老奸巨滑，先拿话扣住无根和尚，免去后顾之忧，话一说完，随又腾身而起，直飞徐不凡立身的断桥。

石娘娘、高天木睹状大骇，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，同声说道：

“主人，让我们两个来对付他？”

“我们从不以多为胜。”

“我俩轮番上阵好了？”

“他找的是我，还是由我自己来！”

徐不凡发出一声狮子吼，疾迎而上，就在靠近这边的河床上方，与黑衣人正面相逢，当下‘龙飞凤舞’、‘开天辟地’、‘旋转乾坤’，一下子就将血剑三绝招全部施展出来。

血剑威震武林，江湖称尊，至今仍无出其右者，虽说徐不凡初学乍练，火候尚差，依然凌厉无匹，锐不可挡。

尤其是黑衣人自视太高，轻敌冒进，离开自己的地盘太远，犯了兵家大忌，当他发现徐不凡剑招诡异，心知情势不妙时，已失去了先机。

适才两度交手，都是仓卒应战，短兵相接，徐不凡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，现在好不容易占得上风，自然不肯放松，第一

招被他险险避过，第二招削下他的一片衣袖，第三招一出，黑衣人再也不敢恋战，身子一拧，倒头飞窜，疾如殒星奔马。

徐不凡追了丈许，忙又折转回来，黑衣人距离太远，却回不去了，还是一名金衣使者与钟雪娥，在途中搀了他一把，才勉强返回对岸。

黑衣人原以为十拿九稳的事，结果白白饶了徐不凡一条命，自己竟连个屁也没捞着，恶狠狠，瞪了刚醒酒的钟玉郎一眼，迅即率众离去。

徐不凡、王石娘、高天木弹身上岸，无根和尚也从山腰上下来了，三人同时跪倒在地，向师父请安。

无根大师将大家拉起来，笑道：

“不凡，老衲说过，你的仇人中多是厉害的角色，黑衣人只是其中之一，可能还有更扎手的人物，假如今天不是拜断桥之赐，黑衣人不曾太轻敌自信，稍微谨慎一点，你很可能就会吃大亏。难得你得到血剑，又学会血剑三绝招，宜勤加磨练，以期更上一层楼。”

徐不凡恭恭敬敬的道：

“孩儿知道，以我目前的功力，还不是黑衣人的对手，三百招以外，必然亡命溅血，日后自当力争上游，今天若非你老人家适时赶到，徒儿还不了阳，固然势成定局，连血剑、血书也很可能保全不住。”

无根大师看看徐不凡的伤势，见服药后已无大碍，心下稍宽，道：

“这次你能死里逃生，实在幸运，老衲所以能掉包成功，也完全是得力于另外一个人的大力帮忙，日后见到人家的时候，可别忘了代为师的致谢意。”

徐不凡追问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“她自称断肠人。”

“哦，是她，我见过她几次。”

“为师的听说，江湖上出现一位年轻的女侠，叫古月婵，功夫十分了得，是火眼真人的徒弟，火眼真人还成立了火焰教，是否确有其事？”

“这是事实，火焰教来势汹汹，似乎很想在江湖上闯一个局面出来。”

“要小心，对火焰教的人最好敬鬼神而远之，少惹他们，火眼牛鼻子最是爱护羽毛，难缠难斗，芝麻大的一点小事，就会找上昆仑山，与老衲没完没了。”

“徒儿知道，你们已经大战九十九次，师父胜五十场，败四十九场，火眼真人为此一直耿耿于怀，亟思扳回。”

僧、道斗法的事，无根亦津津乐道，闻言满面春光，颇为自得。

徐不凡忽然想起血魔王托付之事，及常小琬的下落，道：

“师父，有一位眇目神尼前辈，你老人家知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眇目神尼、火眼真人、以及老衲无根和尚，在百年前的武林同道中，一向以僧、道、尼三家并论，唯神尼生性孤僻，喜欢离群独处，甚少在江湖上走动，是以知晓的人少之又少。”

“这位神尼前辈是否常以梅花鹿代步？”

“是呀，老衲的大白鹤、火眼的小毛驴、神尼的梅花鹿，都挺有名的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神尼仍健在？”

“眇目已修成正果，她要是不想死是死不了的。”而然

“师父快说神尼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不远，就在王屋山的玉女峰。”

一听说神尼有了着落，也就等于小琬有了着落，徐不凡心急如焚，恨不能马上就到王屋山。

无根看在眼里，诵了一声佛号，召来白鹤，先行离去。

徐不凡送走师父后，也随即整装就道，直奔王屋山而去。

王屋山在晋南，徐不凡一路南下，在新乡西折，三天后便到达玉女峰下。

玉女峰下有一农庄，约莫住着百十来户人家，徐不凡与二老八骏至庄前，停下轿子，天叟丁威找到一位农夫，上前很有礼貌的说：

“请问老乡，往玉女峰从哪儿登山？”

听说有人要登玉女峰，农夫立刻流露出十分怪异的表情，将二老八骏、以及血轿仔仔细细的端详了好半天，才开口说话：

“我不晓得，这要问我们族长才知道。”

徐不凡察言观色，觉出事情透着古怪，下轿说道：

“可否请这位大哥引见一下你们族长？”

农夫不假思索的道：

“当然，凡是要登玉女峰的人，都必须经过我们族长的许可。”

这农庄建造的十分奇特，中间有一座高大宏伟的大楼，四面都是广场，再过去便是农舍，规格相同，排列齐整，象众星拱月一样拱卫在大楼四周，宛若兵站营盘。

然而，农庄内，处处堆满禾鹄麦杆，来往的男女老幼亦皆农家装扮，各自挑水打谷，赶鸡喂鸭，毫无异状。

令徐不凡困惑的是，大楼的门楣之上，悬着两支断剑，断剑上挂着一方横匾，上书‘断剑’二字。

徐不凡主仆停在大门外候着，农夫进楼去通报，少顷，楼内走出一位同样农夫打扮，年在六旬以上，但眉宇之间精气勃发，华光内敛，神态甚为庄严伟岸的老者。

老者十分客气，老远就拱手打招呼，徐不凡也急急迎上去，以礼相见，恭身说道：

“在下徐不凡，敢问老丈如何称呼？”

“老汉司徒俊德，是本庄的族长，快请入内奉茶，以尽地主之谊。”

“谢了，在下有急事在身，请教几句话就走。”

司徒俊德的目光从徐不凡主仆十一人的身上扫过，落在高挂血轿前面的血书、血剑上，表情全无的说：

“听说徐公子要上玉女峰？”

徐不凡道：

“是，请司徒族长指点一条明路”

司徒俊德答非所问的道：

“请恕老汉失言冒昧，我是否可以知道徐公子从哪里来？”

“塞外。”

“上玉峰是为了何事？”

“想拜访一位眇目神尼前辈。”

“徐公子是神尼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并不认识，是想打听另外一个人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是一个叫小琬的姑娘。”

“啊，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……”

以为是什么，师徒俊德并没有说下去，微顿了一下，指着村东头，继道：

“由此出庄，前面就是玉女峰，顺着山径往上爬，山顶之上有一‘恨天庵’，就是神尼修道之处。不过，山路骑岖，轿子可上不去，就留在小庄好了。”

“不敢劳老丈操心，如有旁的通路，我们宁愿绕道而行。”

“只此一路，别无他途，一出小庄，就是狭隘山路，而且别无人家，吃食的东西必须早作准备。”

“谢谢老丈关心，我们皆有准备，劳烦之处容回程再谢。”

血轿是徐不凡的精神表征，未敢草率留下，司徒俊德亦未再表示什么，当即离开农庄，径往东行。

一出农庄，就是险峭大山，凭着八骏矫健的身手，也仅能将空轿子抬上百丈左右，便再也上不去了。

只好找一块平坦的地方，将血轿留下来。徐不凡将血书等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，取下血剑，对八骏说道：

“打从一离开农庄，我们就好像被人钉上了，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，你们千万要小心，必要的时候，宁可将血轿丢弃，以保护自己为先，切勿再出任何差错。”

交代完毕，带着一些干粮、饮水，与二老继续攀登。

沿途，被人钉梢的感觉一直存在，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个。可是，凭徐不凡、丁威、毛奇的功力修为，却始终没有发现钉梢的人是谁。

行行复行行，步步登高，日正当中的时候，已登上玉女峰巅。

极目望去，峰头苍松竞秀，百花争妍，一条羊肠小径蜿蜒其间，小径的尽头有一草堂，茅草为顶，四壁修篁，野花结扎成的篱笆，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竹门上方写着三个草字：

‘恨天庵’。

儿时游伴，自己日思夜想的未婚妻就在眼前，徐不凡显得有点紧张，前进的步子也随着缓慢下来。

踏进恨天庵，他马上看到，正面三间是佛堂，里面香烟缭绕；两则为禅房，寂静无声，石板为地，纤尘不染。

却不曾见到一个人。

“前辈！前辈！”

“小琬！小琬！”

徐不凡立在院中，连喊两声，没见眇目神尼，也没见常小琬。许久之后，始见一位老妪从外面进来。

曾听血魔王说，眇目神尼曾被师门剜去一目，才愤而削发为尼，眼前老妪双目完好，自非神尼本人。

一见有人闯进恨天庵来，老妪的面部马上笼上一脸寒霜，没好气的道：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可以随便闯进恨天庵？”

徐不凡急忙报上名姓，恭谨有礼的道：

“老婆婆请别误会，我们是专程来谒见神尼老前辈的。”

老妪的声音仍然很冷：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可否请神尼前辈出来说话？”

“老师太云游未归，不在。”

“请问，五六年前，神尼是否救过一个小女孩？”

“你是说小琬那孩子？”

“是是，就是常小琬，快请她出来相见，我是她的未婚夫徐不凡。”

徐不凡兴奋焦急之情溢于言表，老婆婆却似乎无动于衷，道：

“小琬也不在。”

“小琬到哪里去了？何时离庵？何时回来？”

“小琬离开恨天庵已一年多，去向不明，归期无定。”

徐不凡心情一沉，道：

“老师太又什么时候回庵？”

老姬道：

“快则一句，慢则三月，神尼醉心山水，那有一定的准儿？有什么事告诉我老婆子好了。”

徐不凡百事待理，那有时间等上十天半月，闻言正容说道：

“有一位血魔王，老婆婆可曾听神尼提起过？”

“没有，老师太从来不提过去。”

“血魔王托我带一句话来，希望老婆婆能代为转达。”

“你说吧，老身会传到的。”

“血魔王说他一直在爱着她，也一直在想着她。”

老姬闻言马上又变了颜色，道：

“老身只不过是照顾庵内香烛，神尼师徒起居的一个下人，这么肉麻的话，我老婆子可不敢说，说出来神尼一定会把我赶下玉女峰。”

徐不凡苦笑道：

“不直说也无妨，说是血魔王在托人问候她就可以了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，那么肉麻的话，连我老婆子都开不了口。”

“另外，小琬回来的时候，请告诉她我来过，请她去找我，找到血轿，就可以找到在下。”

“话一定传到，小琬姑娘会不会去找你可不一定。”

“如果小琬知道我还活着，一定会去的。”

“事实可能不是这样，小琬毁容之后，似乎拒绝见任何她熟识的人，包括她的双亲在内。”

“我们的情形不同，我们是未婚的夫妻。”

“正因为你们是未婚的夫妻，据老身所知，她最怕见到的人就是你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女为悦己者容，她不愿意让你见到她那一副丑陋的脸。”

“老婆婆，请你告诉小琬，就算她变成丑八怪，丑九怪，甚至丑十怪，我仍然爱她，仍然要娶她，她容颜为我毁，山崖为我跳，海可枯，石可烂，我绝不会辜负小琬。”

说之最后，已是热泪滚滚，感人至深，连老嫗也忍不住掉下几滴老泪，一改冷漠之表情了。

徐不凡又道：

“还有一件事情请教老婆婆，可知神尼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？”

老嫗沉思良久后说道：

“我老太婆对武功是一窍不通，听神尼师徒说，好像是什么穿肝指，棉花掌。”

“是穿心指、绵阴掌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对！正是穿心指、绵阴掌！”

徐不凡闻言大喜，再问了一些常小琬的生活琐事，便告别

老姬，步下玉女峰。

虽然没有见到神尼与常小琬，徐不凡仍有满载而归的感觉，无论如何，常小琬还没有死，已可肯定她必然已经修炼成穿心指、绵阴掌。

但是，问题来了，钟雪娥会穿心指，也会绵阴掌，断肠人会绵阴掌，还不曾见她施展过穿心指。

尤其，他们两个都是自称是丑八怪，更有人进一步证实，他们的脸上都有刀疤。

难道是同门姐妹？为此，徐不凡不惜走回头路，又折回去问过老婆婆，老姬却肯定神尼只有一个徒弟常小琬。

难道她们原本就是一个人？这似乎更不可能，钟雪娥狡猾善变，诡计多端，又是死敌老魔的义女，断肠人则郁郁寡欢，心事重重，根本是两个人性格极端不同的人。

难道……

愈是深入推敲，愈是狐疑丛生，甫出云端，又入雾中。

就在徐不凡左思右想的当中，已步下玉女峰，来到血轿停放的地方。

幸好血轿没有出事，八骏安然无恙，徐不凡似乎多虑了，钉梢的事于是以为是疑心生暗鬼。

大家就在山上，吃过干粮饮足水，这才抬轿下山。

农庄是必经之地，晚霞烧天的时候，农家炊烟袅袅，徐不凡主仆，伴着羊群，又进入小村，来到大楼附近。

方待进去向司徒俊德道声谢意，司徒俊德已自迎了出来，手中还多了一支断剑。而且，迎出来的人尚不止他一个，前前后后，四面八方，少说也有七八十，每一个人的手皆清一色拿着一支断剑。

徐不凡自然觉出气氛有点不对，但仍力持镇定的道：

“谢谢司徒先生的指点，徐不凡特此致意并辞行。”

言毕，深施一礼，领着二老八骏便自离去。

谁料，司徒俊德却突然大喝一声：

“杀！不择手段，就地格杀！”

此话一出，立刻响起一片喊杀声，司徒俊德根本不加任何解释，也不给徐不凡任何说话的机会，人如狂风，招似暴雨，从每一个可能出手的角度攻上来。

既然是不择手段，当然花样百出，明抢暗箭固不必论，连草堆中，屋顶上，甚至脚踩的地层下都藏有人，个个又骁勇善战，身手不凡，一出手就占尽上风，徐不凡主仆只有招架的工夫，没有还手的机会，全部集中在血轿四周，奋力死守。

攻势一波接着一波，一轮接着一轮，绵绵不断，无止无休，徐不凡又不愿在事实真相未明前，妄下杀手，因而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。

“司徒前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倒是说个清楚？”

“司徒老英雄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刀砍才碗大的一个疤，你这样不明不白的打混战，算什么？”

徐不凡大吼大叫，司徒俊德却相应不理，一味命人抢攻不辍，不禁将徐不凡撩拨的火气陡升，召来王石娘、高天木，一阵反攻很快便将司徒俊德的人逼退到二丈以外去。

王石娘的火剑抖出一团剑花，正要找司徒俊德算帐，徐不凡忙上前拦住，道：

“石娘不得鲁莽，这也许是误会。”

“什么误会？”石娘娘怒气冲天的道：

“打从主人一上玉女峰，他就派人在暗中钉梢，并在庄内

招集庄丁，预作部署，这明明是预谋的抢劫行为，要不是主人一再约束，奴才与天木早就出手了。”

徐不凡对司徒俊德道：

“我想听听司徒前辈的解释。”

司徒俊德根本不领他的情，杀气腾腾的道：

“不必解释，今天不是你们血染黄沙，就是我断剑门毁宗灭派，只要我司徒家的子孙还有一人不死，你们就休想活着离开王屋山。”

这时，围在四周的人更多了，连老弱妇孺，也拿着菜刀，荷着锄头拢上来。

司徒俊德振臂一呼，又要发动第二回合的攻势，徐不凡伸手制止，道：

“慢着，你一定要将话说清楚，身为一族之长，你不能拿子孙后代的性命当儿戏。”

“血剑在你手中，已足可说明一切，还要老夫说什么？”

“闹了半天，你是想抢血剑？”

“错了，血剑乃罪恶之剑，本门视之如秽物，是要杀持血剑的人。”

“这就奇了，既然不要血剑，为何又要杀持血剑的人？你我素昧平生，这是从何说起嘛。”

“应该从血魔王说起。”

“贵派与血魔王有仇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，血魔王是三百年前的人物？”

“此事说来话长，三百年前，我们司徒世家在武林中乃一大宗派，以剑术饮誉当世，不料却在一夜之间毁在血魔王手

下，不但将司徒家的一流好手全部杀光，也将司徒家所有的剑全部削断，司徒世家受此奇耻大辱，不少幸存的长辈亦皆引颈自杀，只剩下一位长者，少数妇孺。”

“以后的情形怎样？”

“这位长者，带着妇孺，避入荒山绝地，忍辱含羞，淬励奋发，苦练剑术，以期洗雪奇耻。十五年后，司徒世家的幼儿终于茁壮成人，大家均练得一身好功夫，于是便出而寻仇，那知这时候已经找不到血魔王的踪迹。”

“后来，你们司徒世家的人怎么会迁来此地？”

“这当然是有原因的，血魔王当年有一恋人，因双方师门反对，而落发玉女峰，司徒家的祖先认为血魔王必会来找他的女友，故而在玉女峰下建立庄院，张网以待，并将司徒世家改名断剑门。以示不忘前耻，有谁会想到，这一等就是忽忽十代三百年，总算等到了血魔王的后人。”

徐不凡分辩道：

“司徒门主千万别误解，我绝对不是血魔王的后人。”

“那你是他的传人？”

“也不是，我跟血魔王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没有关系血剑怎会在你手中？”

“血剑是五柳庄黄家的祖上，偶然在古物店买到的，在下是五柳庄先生的传人，黄家又因血剑而灭门，所以落在了我的手上。”

“你这是搪塞之词，老夫派去的人，明明听到你替血魔王带口信给眇目神尼，说，血魔王现在何处？”

“说出来司徒门主也许不信，血魔王在地狱受了二百多年的苦刑，刚出狱不久。”